

古文辭類纂

冊
十

卷之四

四

雜記類一

古文辭類纂五十二

韓退之鄆州溪堂詩并序○○○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爲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旣一年。褒其軍號曰天平軍。上卽位之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上之三年。公爲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衆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轉心一力。以供國家之職。於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帥。其後幽鎮魏不悅於政。相扇繼變。復歸於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同於三方。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若防之制水。恃以無恐。然而皆曰。鄆爲虜巢。且六十年。將彊卒武。曹濮於鄆州大而近。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後。掇拾之餘。剝膚椎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

持萬目睽睽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爲大若幽
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衆
未熟化以武則忿以憾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爲赤子
一以爲龍蛇億心罷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
教之行衆皆戴公爲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讎非人
之情故曰易於是天子以公爲尚書右僕射封扶風
縣開國伯以褒嘉之公亦樂衆之和知人之悅而侈
上之賜也於是爲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曰谿堂以
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旣饗其從事陳曾謂其衆言
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纍公之化惟
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濟登茲不亦休乎昔
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
謂而暗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乃
使來請其詩曰帝奠九壘有葉有年有荒不條河岱

之閒。及我憲考一收正之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孰飢無食。孰呻孰嘆。孰冤不問。不得分願。孰爲邦。蠡節根之螟。羊很狼貪。以口覆城。吹之煦之。摩手拊之。箴之石之。膊而磔之。凡公四封。旣富以彊。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不寧守邦。公作谿堂。播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蒹葦。公以賓燕。其鼓駉駉。公燕谿堂。賓校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鳥。旣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谿堂。公御琴瑟。公暨賓贊。稽經詠律。施用不差。人用不屈。谿有黷。茨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黷遺。此邦是床。

韓退之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事。文

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
鴈驚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
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
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
訾警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
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于
京師再進再屈千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
黜官再轉而爲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
塞職旣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
丞負余則盡枿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爲之丞
廳故有記壞漏汚不可讀斯立易桷與瓦墁治壁悉
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
若相持水泚泚循除鳴斯立痛掃漑對樹二松日哦
其閒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

知制誥韓愈記。

韓退之新修滕王閣記。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

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

王勃作遊閣序

王緒作賦。今中丞王公爲從事。日作修閣記。並題在閣也。

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

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於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

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

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

刺袁州。袁於南昌爲屬邑。私喜幸自語。以爲當得躬

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倘得一至

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

太原王公爲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

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

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

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閒。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己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於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爲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爲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爲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於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甃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旣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愈旣以未得造觀爲嘆。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爲公賦之。

韓退之燕喜亭記。○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邱荒之閒。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榴翳。卻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邱。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爲池。而缺者爲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旣成。愈請名之。其邱曰埃德之邱。蔽於古而顯於今。有埃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

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涉浙端。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踰嶺。猿狖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宜其於山水。既聞而厭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韓退之河南府同官記。

永貞元年。愈自陽山移江陵法曹參軍。獲事河東公。公嘗與其從事言。建中初。天子始紀年更元。命官司舉貞觀開元之烈。羣臣惕慄奉職。命材登良。不敢私

違當時自齒朝之士而上。以及下百執事。官闕一人。將補。必取其良。然而河南同時於天下稱多。獨得將相五人。故于府之參軍。則得我公。於河南主簿。則得故相國范陽盧公。於汜水主簿。則得故相國今太子賓客滎陽鄭公。於陸渾主簿。則得相國今吏部侍郎天水趙公。於登封主簿。則得故吏部尚書東都留守吳郡顧公。盧公去河南爲右補闕。其後由尚書左丞至宰相。鄭公去汜水爲監察御史。佐山南軍。其後由工部侍郎至宰相。罷而又爲。趙公去陸渾爲右拾遺。其後由給事中爲宰相。顧公去登封爲監察御史。其後由京兆尹至吏部尚書東都留守。我公去府爲長水尉。其後由膳部郎中。爲荆南節度行軍司馬。遂爲節度使。自工部尚書至吏部尚書。三相國之勞在史冊。顧吏部慎職小心。於時有聲。我公愿潔而沈密。開

亮而卓偉。行茂於宗。事修於官。嗣紹家烈。不違其先。作帥荆南。厥聞休顯。武志旣揚。文教亦熙。登槐贊元。其慶且至。故好語故事者。以爲五公之始迹也。同。其後進而偕大也。亦同。其稱名臣也。又同。官職雖分。而功德有巨細。其有忠勞於國家也。同。有若將同其後。而先同其初也。有聞而問者。於是焉書。旣五年。始立石刻其語。河南府參軍舍庭中。於是河東公爲左僕射宰相。出藩大邦。開府漢南。鄭公以工部尚書留守東都。趙公以吏部尚書鎮江陵。漢南地連七州。戎士十萬。其官宰相也。留守之官。居禁省中。歲時出旌旗。序留司文武百官於宮城門外而衙之。江陵故楚都也。戎士五萬。三公同時。千里相望。可謂盛矣。河東公名均。姓裴氏。薑塢先生云。記中盧公者。盧邁。趙公者。趙宗儒。顧公者。顧少連。鄭公當卽鄭餘慶。新書不載其爲汜水主簿。及留守東都。公送鄭涵。校理序云。爲郎於都官事。相公於居守涵卽餘慶子。

更名潞者也。此餘慶爲留守之證。
方侍郎云：四番敘述不覺其冗。

韓退之汴州東西水門記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和會，聞郭溢郭，旣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爲城，其不合者，誕寘聯鎖於河，宵浮晝湛，舟不潛通，然其襟抱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已來，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囂童噉噉，劫衆阻兵，懍懍栗栗，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薰爲太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旣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爲

邦之郛。以固風氣。以閑寇偷。黃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爲觀遊。天子之武。惟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惟隴西公是宣。河之沄沄。源於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韓退之畫記。○○○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物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勒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

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齟者。飲者。洩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踉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旗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餅于盂簋笠筐筥鍤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弈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余

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碁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爲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藁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摸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摸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閒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爲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爲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旣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方侍郎云周人以後

無此種格力歐公自謂不能爲所謂曉其深處而東坡以所傳爲妄於此見知言之難

韓退之題李生壁

○○

余始得李生於河中今相遇於下邳自始及今十四

年矣。始相見。吾與之皆未冠。未通人事。追思多有可笑者。與生皆然也。今者相遇。皆有妻子。昔時無度量之心。寧復可有是。生之爲交。何其近古人也。是來也。余黜於徐州。將西居於洛陽。汎舟於清泠池。泊於文雅臺下。西望商邱。東望修竹園。入微子廟。求鄒陽枚叔。司馬相如之故文。久立於廟陞閒。悲那頌之不作。於是者已久。隴西李翱。太原王涯。上谷侯喜。實同與焉。貞元十六年五月十四日。昌黎韓愈書。

古文辭類纂五十二